

## 官場振整問題

總督申仲懽國文原著

譯者譯

讀海防捷報新聞 (Courier d'Haiphong) 見 J. J. 先生西七月二十七日及八月初一日之社說中。攻擊我國官場最爲劇烈。其大意如左……前章言東洋全權大人之施行皇越新律也。大人之意以爲將可因此而稍除吏弊也。孰意不然。人民有事向使座投單。若遇公使官受理。則爲大幸。若公使官不在辰。則座之通事員。囑之投呈於南官。到此必須用錢。蓋一入南官門。除非錢不可也。大法之保護斯土。已週四十年。而各南官猶多「偷竊」的人物。無異往昔。其比前較優之一點者。乃各官之貪心愈日愈增是也……方吾人臨斯土之辰。吾人曾向斯民而保證曰。行將爲之改除弊政。前此斯土有兩「劫徒」。客匪與各官者是。客匪吾輩已勦除之矣。若夫各官之害民。現方存在也。使行政之大法官。能諳曉南音。深夜間得聞彼輩村廬對話之辭。必然有人民議我詆我之聲達於耳也。然則當如何而使人民得離脫「各官之利爪」。

後章論及租稅問題。大意云。傳聞政府行將增加稅額。此語想亦有理。然竊念政府未應於今日辰期施行太早也。以其民之困苦方未已也。夫欲增稅。則最先宜謀人民有可納稅之寔力。如改良農業使能引水入田。禁重息之付債。整頓鄉村分配稅額的體式。並除絕官場之「貪冗類」者是。然目官爲「劫」之一語。非始自 J. J. 先生發唱之也。河內西報 (Avenir du Tonkin) 一千九百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之社說有云。「一劫黨首領。畢生所劫掠之款。不若一官吏一年間所取於民之金錢。」前年有一人著一篇痛責辰事。篇中有句云。「憐哉生此世。都是綠林團。夜劫者爲匪。晝劫者

爲官。』(Than Oi I sanh buoi doi nay, curp dem la giac curp ngay la quan.) (出上審院第四房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案數第五百六十七號)

夫各官者。乃占社會上各項人物之高級。而却被儕於盜劫等。其鄙辱者何如。我國官場之被辱。至此可謂極矣。

間亦有人纔讀此各報章。不覺悲憤交至。欲卽答辯。然自返觀之。亦未有充分之理由。何也。以我國之各官。必不盡是劫。而亦未必盡是皓如雪清如冰之人物。故恐難以致辯也。間亦有人聞各報之指議。則又莞笑而答曰。『仁彼報家。言自言耳。不足與齒數也。』噫。其出是言也。卽如中國宋辰人所謂『笑罵還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者也。

噫。執此語也。豈可以對人言哉。彼宋辰人。中國尙閉關自守。不與外接。無恥之言。只及於本國人之耳。然猶傳於後世。得執此以議宋官之貪污。宋之衰也亡也。職此之故。若夫今日。飛艇無線電之世界也。一言之是非。一事之得失。纔數日間。可以傳達於環球。若我官場。長此受各報之排擊。則將使環球人人皆知我國人無做官之資格。此不誠爲我國前途之險象哉。

人之攻擊我。我既不能辯。然亦不可攔過。則我當求所以自正之道。有人云。我南國官場。無可振整之勢。以其賄賂之弊。既成民俗。且又深染於安南人之血根也。夫爲此語者。寔無正確之緣據。謂弊俗云者。弊俗原自人爲。人必可廢除之。若夫謂賄賂之事。已深染於我南人之血根。此無亦誣我國人太甚。我國從前。官俸尙薄。而猶多清廉之官。其人其事。尙歷歷在史冊。且我國民。非盡是貪財。種曾有多人務高尚之主義。欲高蹈遠引。以追蹤於中國。昔辰嚴光之釣桐江。陳搏之遊華嶺云者。卽

證之今日。各佛寺各教堂。猶有可慕可敬之奉佛僧。之傳道師。自甘淡泊。以救度人類之靈魂爲職分。嗟乎。社會上之各佛寺各教堂。何以選得該治靈魂之人物。而政府上之各公衙各政席。豈不選得該治肉體之人物乎。

政府已曉然於此等情勢。故設法政學堂。並增官俸。推政府之意。以爲他日有法政學出身之人材。則有做官之資格。官用足則無冗濫之憂。然世人猶未敢以爲可必也。蓋因弊俗尙未除也。譬如法政之一卒業學生。具有做官的資格。出補縣職。方其供職也。必須謁見上官。而謁見辰。必以品物供獻。蓋府縣官初蒞辰。其對於上司。以品物爲先容地。乃官場之習慣也。繼此而端陽節。雙十節。元旦節。及迎新送舊各款云云。每年供頓之款。最少者亦在三百元之額。此費從何得來。既不能取給於官俸之內。則勢不得不別覓於官俸之外。既設法以支應對上之供頓款。則因此不妨設法以贍足自己之私囊。府縣之上。不知幾階級。府縣之下。只有民而已。誠如阮君伯卓對策篇中所云者。因是而民受極重之負擔。其結果也。遂致一官出政。雖有法政之程度。做官之資格。而終爲弊俗所逼。陷於非法之行爲。久之習與性成。不自知其鄙辱也。一余料阮君伯卓之持論。與余同一意見。方其草此篇。只言府縣。而原意寔不僅言府縣已者。然僅以府縣言。蓋由府縣階級。乃屬君權與民權接夾之界限。府縣者。代表君權以臨民。而府縣之下。則總里由民選舉也。一

由是觀之。則以禮物事上者。正爲賄賂之媒。欲除賄賂之弊。則最先宜禁用禮款。而欲禁用禮款。則當察各個理由。一禮款爲何物乎。其用禮款者有何意義乎。用禮款之道爲合理乎。前此於律例中曾嚴禁之乎。此俗之保存與廢除。有何等之利害乎。今請逐一解說之。

民之奉官。小官之奉大官。其禮款不拘何物。一曰植物。稻米、糯米、餅果、茶酒及罐頭云云。二曰動物。鷄、鴨、禽、鵝、牛、羊、豬、馬、蝦、魚云云。三曰服飾品。錦、綢、縐、紗、絹、帛、鞋、笠云云。四曰器用。檯、几、床、桌、衾、枕云云。五曰玩具。磁器、雕刻品、綉繪品云云。六則現銀紙幣之類。

民之入官門。屬員之謁上司。而必以禮物獻者。其故何在。謂其表誠敬。無異於事鬼神云者。然非也。事鬼神之禮。有一定。不能以異物獻。且祭後猶得享神惠。若以物送官。不啻投之東海去也。謂其以此爲紀念品。然其間寔有不可留爲紀念之物。如鷄、鴨、茶、酒。一入口便無贓證也。况各官之最適用者。爲現銀與紙幣。此兩項又最難爲紀念之品。何也。彼同樣之銀元。之印刷紙。豈能留存送贈者之痕迹。使人記憶之乎。謂其奉禮款以買各官之憐愛心。恐不然。則或被官長之見惡我。噫。以堂堂爲人官長。而僅視下人禮物之厚薄。生愛惡。居心無乃太狹。苟受人之物。而不能成人之事。無乃不義。苟因人之禮物。而變易其良心。無乃此良心之沽價。乃太賤。

從上敍而觀。則足知凡以禮物供頓官長者。原無適合之理由。然余今以供頓之辰節觀之。端陽禮。乃中國人追憶二千前屈原汨羅之死而吊之也。於我南人何與。於我尙生存之安南官何與焉。十月十日。乃農夫於收成後。殺鷄爲黍。以犒田卒也。於我官吏何功焉。然農家一遇荒歲。則求一朝之鷄黍。且亦不得。而官則未嘗有荒歲焉。〔此禮於中圻無之。故中圻官稍遜北圻官一禮。元旦者。乃天子頒賞於臣下。父母頒賞於子幼。家主頒賞於奴婢之日也。民者下也。何以獻官。僚屬者卑也。何以奉上。總而觀之。禮物既不合於理。而辰節又不合於理。然何以行之者乎。無亦曰聖賢書籍之所載乎。吾儕試觀聖經賢傳中。未嘗有此悖理之教訓。卽儀文垂世。莫備於禮。而周禮一經。未曾刊定。

供頓上官一節也。非惟周禮不判定之。而皇越律例第十七卷。刑律。自第三百十二條。至三百十九條。顯有禁律。如官吏受財。坐贓致罪。事後受財。官吏聽許財物。有事以財請求。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家人求索。因公科歛。等條云者。無論贓物。卽至土宜禮物。乃尋常之款。而律中有定。一若接受所部內餽送土宜禮物。受者笞四十。與者減一等。(答三)此可見供頓之款。寔律例顯有嚴禁。雖然。這律之頒行。已百年餘矣。而弊俗何以尙存。何以日增而無減。從今日則幾幾乎物價愈騰貴。則供頓官長之禮。又愈厚也。

前此我官場既慣用此習。迨至大法來保護我國之辰。我官場又利用此習。爲交涉之媒介。其始也。常以黃牛、鷄、卵。爲迎接貴官之禮。蓋我人見洋船之入海港。常購用這等物。故意中以爲各貴官必適用此等物也。有一貴官到莅辰。則以此物贈好。常例或黃牛一二隻。或鷄兩三頭。或卵一百粒。禮物之多寡。隨其官職之大小。此等交涉。自貴官視之。心中寔以爲難堪也。炤同慶乙酉年。(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大法都統官。通咨於機密院云。『大法官常輪換。請南官勿以禮物炤前餽贈。』(參觀大南典例撮要禮例卷)此辰雖有都統官之禁令。而我各南官。未嘗遵行。至此後十二年。全權大臣都美 (Dummer) 公。又再行申禁。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五日。全權都美公。通咨於北圻統使中圻欽使南圻副帥云。

本職纔巡行東洋境內之各轄。所至皆見土著官。多以禮物餽贈。却之則恐傷彼感情。蓋彼言此乃遵舊俗而行也。雖云尋常禮物。值價無幾。以之分賜於青袴兵及所在之病院亦可。然受禮之際。心中寔爲難堪。本職竊擬凡安南之政治中。有不可公認之點。則我等當有卽速除去之之義務。待他人以禮物來而後辭却。似乎我等之驕傲。而有傷情感。無寧我等先告於當事者知之。

本職所列貴通咨於各省公使。或各行政官使之轉飭於各所在土著官云。今後凡自東洋全權大臣以及各大法官吏。無論何官。決不認受餽贈之禮物。

都統及全權大人之禁南人不得餽贈於貴官。而未禁南人不得餽贈於本國官者。乃恐有干及我國之禮俗也。此俗之當保存與廢棄。正爲今日所當解決之問題。而解決此問題之義務。寔我等不得辭之也。

鄙意以爲留存此俗。則爲進步之阻礙。而且有害及官界之前途。以其各官既惟禮物之是務。則何暇而謀及公益之事。苟賊賄愈日而盛行。則民之怨府愈日而愈積。輿論之攻擊愈日而愈劇。事勢到頭。政府不得不別圖一政策。以孚民望。此政策者何。卽今日南圻地方所用之政策是也。方大法之占領南圻也。廢安南舊官。而用新官。民情不服。於是分割各省轄。成爲小區域。以大法政官與總里直接爲治。此政策行之四十年。至全權通 (Beul) 大人。方於各省轄中。設代理之各南官。借鏡以證之。則預知此弊俗之留存。其結果有此等之險象也。

若夫廢此俗。則於進步之途。誠爲敏速。蓋各官既無供應之煩。則必無剝削人民之弊。有餘暇辰。刻可以謀人民公共之利益。而民必有向往之餘力。且各官既具有資格。以行利民足國之事功。則官場之聲價日重。對我保護師。可以無愧。并對於我國之後進輩。亦可以無罪也。

廢除此俗。則於我民之公益有利。而官之私囊有損。然竊念公爾忘私。君子之居心然也。試觀昔辰。日本廢封建而郡縣。則各藩王之受害爲何如。然斯辰也。彼國之各藩王。亦視之泰然也。蓋彼等居心。只欲其國之強民之富已耳。噫。日本之驟致富強者。以此。

總而言之。我國今日之官場。方被他人之攻擊。最為劇烈。欲除吏弊。則最先宜除。所以致弊之根源。質而言之。即在供頓官長之一事是也。此事雖習慣已久。然察之則悖理而枉法。及今不除。將成大害。若夫廢除之。則僅官僚派之吃虧已耳。一則利於社會之全體。一則有害於全體。而僅利於社會中之一部份人。比較觀之。其輕重何如也。

吾儕生際今日。民智大異於三十年前之民智。安知三十年後。民智不與今日異乎。今日官場之舊習。既不合。安知今日官場之新習。迨至三十年後。而不改觀乎。大凡事可改良者。宜簡直做去。愈早愈好。愈遲愈違。我等當如何以清潔無瑕之官界。留為後人鑒。切勿作弊自壞。以絕少年輩將來之宦路也。

我國同人之公意如何。寔未敢知。然以鄙人私見。若是。故援筆而草此論。竊願閱者諸君。無論在官界中。或官界外。其對於此論所叙之供頓官長的禮俗。欲廢除。或欲保存。祈各以意見寄書到鄙人處。書中叙明寄書人之姓名。藝業住所。並此書許登報與否。亦宜署明。若鄙人接書後。察欲廢除之人數衆多。斯辰。吾儕另呈政府。審察。並幫助政府以行改良。蓋凡社會上欲改良一事者。必上下同心。然後易於見效也。

若寄漢字書。宜題皮云。河內上審院第四房總督申仲懽收認。

◎附贊成書

前期本誌登載總督申大人國語論題。茲接得一贊成書。寄來請登報。敬依原文錄登如左。

本人（姓名年庚藝業住貫具呈總督申大人處）自願贊成廢除供頓官長弊俗。且附呈意見如左。

一。請發起這論題者。於接得多數贊成書後。釘呈政府。請下禁令。嚴禁人民。不得以禮物餽贈官吏。下官不得以禮物餽贈上官。

官場振整問題

官場振整問題

七四

二。請聯合官長。上奏。皇上。制定一官紀。別印成冊。頒佈國民週知。

上叙各款。若有何別見。增減何款。祈以書達總督。申大人處。或寄登於南風報內。

啓定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贊成人署名某某

西曆千九百十九年九月七日

### 論我國佛教及香跡山洞之光景

范尙之國語原著  
義園阮文桃摘譯出漢文

世界隨在皆苦境也。人生無往非迷途也。古今來東西諸道教。本同此論說。同此意義。其所以異者。特不過救苦之善因。指迷之方法焉耳。使人生天地間。自離懷至就木。全享愉快團圓之光景。不遭遇煩苦之辰間。不歷閱悲慘之逆境。則世間幾於無所謂寺廟也。併無所謂道教也。然孰知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完全之幸福。不數見於當辰。而冤孽之魔神。屢現形於人世。遂使凡有生爲人類之一人。同此痛苦。有心懷憂思。如毒虫之喫肝腦。有面帶愁慘。如黑雲之蔽秋天。有含辛茹苦。而鬱結於中。有痛哭悲歌。而發洩於外。雖隨其辰。其地。其境遇。而各別。然過去之苦境。人人既飽歷。而將來之苦境。又日日至於我前也。要之其所行之事。所處之位。人與人殊。而其所受之苦。則同也。夫惟人人既同受苦。則必生求救之心。以冀有解脫之一日。但其求救心。寔難向世人表白耳。蓋世界上之一切苦楚。皆世人爲之。皆本世人相殘相賊之毒心生之。世路坎坷。此身困厄。既由同類而羅致之。則將何所寄托。以謀安全乎。何所叫訴。以伸冤債乎。况當死別生離之際。悠然生出無限悲感。極人情之所不能堪。即欲大聲疾呼。仰面而作驚天動地之號泣。環視芸芸衆生。誰將爲我而側耳聽。

乎。誰將爲我而蹇裳濡足乎。誰將安慰我之心魂。使得堅忍以受此無窮之苦哉。其居世際非有一位大慈大覺全智全能超出人類之上以爲之證明。則恐無以慰人類求救之心也。然當此位者誰耶。曰天也佛也聖也神也。雖名號有殊。而心理則一。是卽所謂大慈大悲救苦度難之上等靈神也。是卽吾人於厭觀世局煩悶心腸之辰。有所依托有所叫訴之無上法門也。其爲德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吾人心中希冀之渴望之夢想之祈願之極。至於勢不得已事無可柰之辰。其信仰之熱誠。又愈諄摯。觀此可知天下之不可一日無神權也。蓋世人之苦已極。斷不可無人證明之。雖曰無聲無臭。而世人祈禱之心已達。邀求之念已至。則無者可轉而爲有。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色色空空。幽幽顯顯。虛耶寔耶。眞耶贗耶。此寔茫然不可以寔迹見。而可見者在人心。有之則人心以爲妥洽焉。無之則人心以爲憂疑焉。此神佛之所由出。尊教之所由生。寺廟之所由建也。自常情觀之。莫不以爲世人迷信無益之事。然從高遠之原理而推察。則凡祈禱祭拜之俗。均出於正當。以其有切寔之意義在也。迨及後世。眞意不存。禮教衰頹。亭廟之內。轉爲營利之商場。祈禱之風。反成迷信之誤點。遂爲智者所不屑道。然究其禮拜之原因。皆本於吾人誠敬之念。此其間別有高尙之理想在。有心於世道者所當推察細驗。未可遽一切詆毀而懷疑也。

夫惟苦境既爲世界上各人類所不能逃之規例。則憑信仰尊教之心。以求有解脫之一日。此亦人類保存處世之目的也。我南民族向來崇尚儒學。而儒學專重寔際。孔夫子一生不語神。是以我國信仰尊教之心。較與各國爲稍薄。此寔於社會上欠一最大之猛力也。彼文明諸國。道堂壯麗。淨舍

森嚴。以其富於尊教之心也。若我國信仰之念。既如是其冷淡。無怪乎亭寺之荒蕪。廟宇之頹壞。極至於城市繁華之地。其禮拜之事。已公然爲賄賂之弊端。國人之對於神佛。猶愚民之對於貪官。牲粢豐盛。黍稷馨香。惟知厚苞苴。以邀幸福。而信仰高尚之心理。遂不復存。視之諸國尊教上之程度。不覺瞠乎其後矣。

雖然。我國上流中流等人。固深染於孔教之無神主義。而鄉村樸野之一班人。則猶能保存信仰。誠之觀念也。今如欲察此信仰之心如何發現。莫若於各寺廟證之。北圻名勝最著名者有數處。遞年節日。十方善信。齊來覽勝。燒香以億萬計。足爲考究尊教家之一大試驗場。如河東之香山勝景。以及刼泊之興道廟。安泰之柳杏祠。然刼泊安泰諸祠。其禮拜之外容。雖盛。而其裏面。則寔藉神聖爲壠斷。役鬼魅於法壇。無復存尊教之本色。惟香山靈洞。以北圻之天然勝概。合西天之絕妙玄機。較與他各處爲獨優焉。香跡山洞。屬河東省美德府瀆溪燕尾二社山分。俗傳此乃觀音佛婆化身之靈跡也。然考之佛經。則觀音非是佛婆。且佛教亦無男神女神之別。惟有分爲各項佛而已。佛之下有所謂菩薩者。乃修行得道成佛之一位天尊也。觀音本是菩薩一般。印度經中一名爲阿吽盧箕薩。毗羅經中有云。觀音已漸成佛。而未欲登極樂界。其發願云。係何日世界衆生。已盡超脫苦海。則我始登佛境。倘尙存一介纖塵之被沈淪。則我尙施濟度之手段云。噫。慈悲哉。佛道也。玄妙哉。佛教也。所謂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獨善。不其然乎。乃觀音菩薩自西天而中國。自中國而我南。儼然變成一位女神。可怪也。夫莫或菩薩高遠。世人不得而知。故畫出女人真面目。以爲一片婆心之表證耶。容或有之。然而菩薩一變而成女神。女神又一變而成觀音。送子。何異乎世俗之所謂不育。

婦女中之一主婦也。自此而我國爭相崇拜觀音尊仰觀音蓋信其勸善有護人品質之說也。嗟乎佛道本最良。佛法本最妙。而傳播於一方民族。思想如此其隘狹。程度如此其低劣。絕無有高遠信仰之心。可慨也夫。自辰厥後。世人又從而附和之。遂成莊女化身爲佛氏敬剪鬚被冤之說。雖皆寓勸戒之意。而較與舊有之三藏經所傳。已大失其尊旨矣。

僕平日最慕佛。又耽禪味。厭觀世態。每欲借梵宇以栖身。忝列儒流。又欲探珍藏而考鏡。每一念及我國尊教心之薄弱。不及外國信仰心之高尙。未嘗不低徊寤嘆。思有以一番振興之。於是而尋名洞覽古刹之遊興。遂不覺躍躍然起矣。本年春二月十八日正值香山節日。偕同志諸君子往遊山洞。佳晨勝地。良友各與我以緣。其得意當何若也。月十七日下午。自河城搭火車。薄暮抵珠浦。入夜泛舟往瀆溪。辰則天光雲靜。月明星稀。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四望玲瓏。水天一色。浩歌遊子。聲動斗牛。蓋彷彿乎古辰之逸士高人。以酒壺詩袖之娛。當綠水青山之趣者也。船行約一點鐘後。風景最爲玩目。兩岸爲高山。中間爲清泉。宛轉溪流。巍峨翠嶺。奇山秀水。大覺宜人。不啻中華之一幅山水圖。携來而貢於遊人之眼界者。夫聳石巉岩。輪囷糾結。易令人駭。玄瀨碧潭。波瀾洶湧。易令人畏。惟此山此水。不高不深。又得清秀之氣可愛焉。歷盡岩溪。漸入佳境。想斯辰也。觀音真人。一見吾儕入寺。必勃然變乎色曰。彼等胡爲乎來哉。其將爲營財求嗣而來耶。非也。抑將爲尋芳覽勝而來耶。亦非也。於沈思良久之後。觀音當必曉然以爲吾儕是好學厭世派。往往盡瘁於天下最高之理想。痛恨夫世人玩愒之心思。故一旦欲將靜潔之心魂。受清高之感興。而不得不低徊於菩提影下。鷺嶺山間也。觀音既曉然於吾儕心事。當必爲我寬諒之矣。天近午。船抵

外寺。卽所謂天厨。乃十方整備禮儀之處。以及登薦于洞中也。雖名號頗爲細小。而棟宇大覺巍峨。寺設于高原之中。四周山岩環繞。體勢莊嚴。其建築之規模。雖無何美巧。而其高大爽塏之氣象。對於四面之光景。寔相稱焉。遞年慶會之日。善男信女。蟻集雲屯。寺中幾於無可容之地。入夜香爐馥郁。燈火輝煌。以鯨鐘魚鐸之聲。和鳥偈花經之韻。無限賞心樂事。觀者如堵。惟有一事最爲詫異。則以內寺外寺。每日不知幾千人來往住宿。而未嘗聞有偷窃之風。可知這團體猶有信仰尊教之心。視與他團體爲獨優焉。不寧惟是。這稠人廣衆之中。有多數人其面愁。其目瞑。如頑如鈍。如狂如癡。雖疾雷轟其前而不變者。此正誠心信仰尊教之一門派。非如拜跪祈禱之他項人。其誠敬之心。徒露出於表面而已也。雖然。我國信仰尊教之心。無論如何深切。終不及歐西古辰與印度現辰崇道諸人之別。有活動性格也。蓋我國人本有好靜之性根。而佛教又是禪定。一以定靜精神爲優點。其於化人有日漸月漬徐徐而進漸漸而入之意。及其感化既深。則人之受其感化者。頓覺氣清神朗。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恍然如離脫塵俗。而超升極樂之世界矣。是知佛教不能使人迷信。其信之者皆醒悟而信。明達而信。歡欣鼓舞而信。佛教不惟不能使人迷信。又不能使人爲道而犧牲其性命。此乃佛道之一弱點也。至午刻。同人相率入洞。架雲梯。攀石磴。登高覽勝。觸景生情。其最能感人者。莫若於峯迴路轉之間。見一老嫗踽踽獨行。手扶竹杖。口誦南無。其哀怨之聲。直響動於綠樹青山之外。料想此由衷之血性語。已能發洩得人羣之無限苦况也。故聞此哀怨之聲。而悲怛人類之心。不覺勃勃然生矣。噫。人羣之苦極矣。不然何以有號叫之聲。若是耶。南無救苦。誰其聽之。有耶無耶。安得而知。但丁此極苦之辰間。倘投身于石。而能舒其困難鬱抑之幽懷。卽粉骨碎身。應不顧矣。故一

念夫同胞之苦况。而悲憫之隱情有難形于言語者。噫此悲憫人羣之心。卽世界上各種尊教之原理也。由其悲憫之心無限量。故佛耶諸教主。莫不困心衡慮。忍苦受辱。以求衆生之解脫。冀人類之超升者也。觀此則世間諸尊教。皆當崇拜。而其本慈悲博愛之念。以感化人羣。尤吾人所當敬重焉。午下二點。步行至深洞。忽見草色青蒼。苔斑滲濕。白雲繞其西東。怪石擁其前後。行間炎熱之氣。至此頓覺冷然。前臨一大谷口。望之一班黑色。只見燈影如星羅。香烟如霧暗。卽所謂香山洞也。於人羣嘈雜連袂摩肩之際。重之以鐘鼓炮鐸之聲。祝禱讚誦之辭。其喧鬧有難堪者。奇矣哉。我南人祭拜之俗。幾若奉神佛爲天下之公寶。福之多少。一視乎禮之厚薄爲差。故爭相焚香燃燈。以禱于神。遂使亭寺轉爲交易之場。宮廟無存肅雍之意。觀此可知我國民信仰之念。其發表最爲粗淺云。然窮究其原因。寔在乎事神之無有紀律耳。我國自古迄今。除官權之外。無復有何紀律。屬於尊教。惟儒道爲國家所公認。故尙有紀綱法制。他如神道佛道。一付之平民管督。官不預焉。是以各寺廟各門派所整頓之儀式。絕無有一定之秩序。絕無有同一之規條。國中禮拜之風。混淆叢雜。故欲究佛教之因果。考僧徒之品秩。寔無可憑。夫以我南人素崇佛教。而無教會無制度。管治不統於中央。監督不歸於教主。爲僧爲尼。毫無階級。守祠守寺。各衍尊風。不能如印度暹羅高蠻之聯絡各教會。尊教上既無體統。則我國之佛教。遂成有若無寔若虛矣。泰西博學諸家。往往以此爲詫異。不亦宜乎。嗟夫。貉鴻衍派。桂海鐘英。其將突出一大才大智。經綸學識之高僧。以振刷此萎靡衰頹之佛教者乎。吾儕固不得不禱諸龍父仙母之靈。而馨香頂祝之矣。然以此超邁殊絕之人物。而期之我半開之民族。不幾於畫地作餅炊沙成飯者耶。吁可嘆也。試平情而論之。則佛教之衰頹。寔由儒學之咎。

蓋儒學是專制的。每束縛人於煩瑣之形式。以維持舊有之精神。雖云可取。而寔有害乎世人自由之權。故儒學主義。外聖賢之格言。不知有何學問。外經傳之明訓。不復有何見聞。是以對於佛老二教。一切指爲邪說淫辭。斥爲荒唐怪誕。而不曾究及也。殊不知此二教之理想高遠。儒教且讓三舍焉。何則。儒教特不過組織社會上整頓政治上之一方法。視之佛老二教。程度尙覺低劣。未可目爲最高尙之尊教也。今社會上流等人。均皆從事儒學。而國家亦只公認儒學爲國教。至於佛老諸教。不過視之爲婦孺所迷信之一旁門。如是則信仰之心。何由而發達。國中教會何由而成立乎。惟其信仰之不確。教會之不成。遂生出無數無義理之祈禱祭拜諸事。其有害於綱常風俗非淺鮮云。試觀現今文明各國。莫不以尊教爲社會最猛之動力。留意振興。以與外來之風潮相對敵。不知我國明智等人。亦曾致念及此者乎。今細觀香山一洞石碑苔矣。梵宇古矣。風景雖云可觀。山岩亦無奇異。其所稱爲炊盤雞子。男峯女峯。以及解冤殿天厨諸名號。特不過世俗之訛傳妄信已耳。想不足以當鄭主所刻石之南天第一洞徽號云。雖然。山岩之所以稱爲勝致者。不在崗巒拳石之原形。而在乎朝旭夕陽之變相。故天日晴明。則山容蒼翠。而雲烟黯淡。則山色蕭條。此中之佳處。每隨外來之氣色而各異焉。辰則天且薄暮。日已脚山之洞中。而遠眺。不啻金鏡之掛乎其前。谷中雲烟散亂。飛出日光返炤。半赤半黃。樹影參差。若高若下。四周風景。無異一幅畫圖。想一移步出洞外。則逸興遄飛。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超升幾重雲霧。而直入於西天淨土者矣。行出外寺。則夕陽斜炤。天氣清涼。於焉逍遙。惠風和暢。曠觀水繞花環之光景。浩歌明月窈窕之詩章。觴詠之間。幽情暢叙。洗塵襟於積歲。苦海勞人。邀清興於當前。名山對我。只此登臨佳趣。爲足極生平得意之遭。其快樂有難已于言者。住此一夜。次早乘船回珠浦。是爲遊觀之結局云。

●傳  
記 汗漫遊記 (續五)

阮伯卓

第五章 日都

日本天皇之都城。現在東京市。余旅東一月。最長辰間之住宿點。厥惟東京。且余在東京辰。又得某名公派人伴余遊觀各地。雖不能以音話相接。然手談之餘。亦得其一二。東京在日本之中部。原名江戶。德川辰建幕府於此。明治初年遷都。改今名。市近東京灣。有一大江曰隅田川。貫流市內。跨江有淺草江東等橋。全市分爲十五區。卽小石川、牛込、神田、麴町、芝、京橋、日本橋、赤坂、麻布、深川、下谷、四谷、淺草、本鄉、本所是也。皇居在中央。皇居外有城。城外有池。正門前有二重橋。閒人不得來往。城之周圍皆植松杉。葱葱鬱鬱。氣象森嚴。一望而知其爲帝居。皇族邸第及各官省多在麴町區及芝區。各國公使館在赤坂區。商賣繁集處則日本京橋各區。學校之中心點多在神田小石川。工廠多在本所。遊戲場多在淺草。屋舍鱗比。電車棋布。每早七點晚五六點。則見道路蜂擁。人山人海。不可名狀。卽爲各工廠各銀行會社員。及各男女學生各工場勞動者也。夕炤乍淡。晚星將現。則電光已閃然而來。環市映炤。依然不夜城。亞東之繁華都市。此地亦當屈一指。初客遊於此。不啻落身於一大劇場云者。雖然。彼人於交際上。極其雍容靜默。雖公衆場所。集合如何衆多。亦不至有嘈雜之弊。夫役顧使。事事洽人意。車夫則每街各有停車處。各列車而坐待。或讀報。或閱簡易小說。客至隨意擇車而行。不至相爭。如中國各地及我河內車夫之醜態。取值亦公平。餘者返之。無濫取。電車則只一項。無分第一第二等項。上車辰互相讓坐。先幼童婦女而後男子壯者。電車火車之上。未嘗見

(傳記) 汗漫遊記

八二

有衣衫藍縷之人者。停車場等候室。陳設齊整。各有圓桌坐椅。搭客由是坐待。當發票之役者。多屬婦女。蓋男子體健。可以担任重大工役。其他輕便業務。只以婦女當之。故日本凡車場發票。病院看護。勸業場販賣。各旅館侍候。皆用女子也。屋舍構造極單簡。銀行電局工廠及各衙署。則製從洋式。其餘居屋。則純是日式。全用杉木。普通人家。則建築矮狹。屋內分許多房室。及玄關出入口。應接室等。柱方面小。屋之四壁。則以木板爲之。房屋之出入口。則糊紙作戶。謂之障子。出入時。可以左右推。屋基約隔地一尺。全鋪木板。上敷以席。其席面。則約我國普通席面之半。每一面稱爲一疊。最大房屋。有至三四十疊者。普通則自七八疊。以至三四疊不等。房外各有通路。房內常設一所。可容置各日用物件。之所謂之押入。屋內席地而坐。分房而住。居處好淨潔。故奴婢每日掃塵抹地一次。屋之周圍。植之以松杉。故屋舍與樹木交錯。登高而望。雖繁華都市。隱然有山林之景象。其他各藩王之邸第。皇室之樓館。富豪之家宅。則建築壯麗精巧。城池園囿。嵯峨奪目。與普通居屋。又不同者。余聞日本無風患。故民不用建築堅固之屋宇。然余尙憶在神戶時。有一夜方更深人靜時。忽聞木屐聲。卽卽昔昔。喧於街路。起視。則知爲火警。不一時而連燒至二百餘家。噫。杉壁紙窗之便。亦有害處也。余在東京。常使伴余者。導余遊公園。及勸業場。勸業場。聞係官立。乃爲貧家女子立場。使之得陳設各製造手工。以販賣諸遊客也。場亞字形。入口與出口各異。兩傍之陳設。則遊玩品奢修品。無物不有。每一販賣房。則有一青年女子。盛服招接來客。晚間燈紅粉白。形形色色。令遊者目迷忘倦。公園之有名者。則爲上野公園。園之正門。有高石級。西鄉隆盛銅像。矗立其上。英雄丰度。儼然如在。令人崇拜不置。園內遍植櫻樹。余遊時。正屆初春。未及櫻花節。日本於四月櫻花盛開時。士女作看花。

遊者甚多。謂之「櫻花節」。誠引爲憾惜。動物園、博物館、圖書館、皆在園內。遊客來往。繹絡不絕。余見東京市民終日勞働於各工廠之中。迨收功時間。則羣集於各公園。爲消遣休養之地。手一報紙。互談日間所得之新聞。見其愉快何如也。

凡入其國都。從郵信、新聞紙、警政三者觀之。亦可以覘一國文明上之形式。彼以最開通之國民。故於書信交遞。尤爲紛繁。近年有統計家。統計日本人書信與人口之平均數。每人一年間。約有八十餘封。其紛繁可知矣。使辦法不善。送達不得其人。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也。然余觀於彼郵書送達一事。而深贊服彼國民之饒有公德。彼之書信。寫明姓名及住址者。不論。卽至於住居不定。題寫誤謬者。無不調查。達於正當之處。而投遞之。往往有明信片一枚。而發送至七八地點。調查至十數紙者。故書信從無失落之虞。而交通因之以日進也。回視我國於鄉村各地。送達郵信之事。諸多不便。而送達人夫。常不知公德爲何物。凡諸電信、書封、日報、雜誌等件。或以寄送之困難。而被擱置。以誤人事者。時有所聞。噫。我國郵政差夫。其亦當先講公德。以盡對於人羣之義務者乎。郵政固爲開通之要具。而新聞又爲文明之利器。日本之新聞界。何如。想亦讀者所欲聞者。彼國教育發達。故雖田夫婢女。亦多識字。新聞界因之大進步。據東京一處。新聞及雜誌。已有數百種。就中新聞界。則有朝日新聞、時事新報、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大和新聞、中央新聞、外交時報等。雜誌則有太陽、日本及日本人、寔業之日本、寔業之世界、中央公論等。爲最有名。又有朝刊、夕刊及臨時傳單者。故世界間各國。有何等大事發生。電信一來。頃刻間卽已播及全國。其消息之靈通。見聞之發達者。以此。凡履日本國土者。無人不暇日本之警政。彼警察制度。組織極完備。且有學校以教之。故當警兵者。莫不各盡其義務。警兵之義務者何。補助教育。保存衛生。擁護法律。維持公安。救正風化之謂也。彼

(傳記) 汗漫遊記

八四

等帶劍。值立道傍。每隔一段。或險要道路。均有警兵支配。俾得互相呼應。日夜輪番佇立。雖暑天。雪夜。未嘗少離。外國人初到其地。間有道路不諳。言語不通者。彼均曲爲照顧。使各遂其願。雖爲人引導。或代覓住所。費一二點鐘之久。亦不辭勞。見行客有遺忘貨物於街路者。則自任守護之責。過時而客不來取。然後以遺物保留於警署。登報招認。入夜十一餘點。凡居屋人有人聲嘈雜。爲鄰屋休息時間之妨礙者。卽於門外呼其屋主。使之滅燈就息。凡無長官命令。警察不得擅入人家。少年學生於遊街時。或吃煙。或有違度之舉動者。警兵必干涉勸阻之。都市間每有新移住人。或新來客。必來調查其姓名。年歲。國籍。居住及職業等。嗣後隔半月或一月。必調查一次。以登冊。故查尋尤便。雖然。彼等之調查者。爲其保護居住者。非有所擾也。有一華友謂余曰。彼留東三年。視東京警兵。無異保護吾曹之良友也。噫。當警兵而能使居住人視之爲良友。其富於公心。盡於職務者。可想見矣。

## 第六章 日本風俗

余今欲略叙日本之風俗。然以短辰間之觀察。恐多缺略。余亦望將來有第二之記遊人。能爲余補續。或教正之耳。大凡一國有一國之風俗。風俗者習慣也。西哲有云。習慣爲第二之天性。今就各國風俗。上而觀。則雖有何等之明達。亦未敢下一決斷之辭。而議彼爲是。彼爲非者。是是非非。在乎習慣。西人西婦握手散步於公園者。習慣然也。而我人效之。則反令識者所嗤笑矣。祭神享先。以牲粢酒饌爲禮。我人之習慣也。而西方見之。反譏爲褻瀆矣。嗟乎。習慣者風俗之所由成也。國之風俗。豈能舉而同之。惟觀人之風俗。其有合於我第二之天性。而善者取之。不善者置之。斯觀風之道得矣。尤有可當注意者。入人之國。而不知其國之風俗。則於交際上。易拂人之感情。此則出門人所先宜研究者。余請以日本人之交際觀之。曰。人性恬淡寡言。與人酬應。頗形丁寧。而婦女尤甚。途中相遇。

必鞠躬爲禮。歷叙寒暄而後去。客人到訪。須先在玄關。以手扣門。道今天好。或稱失禮。下女（日本之家僕常用女子名爲下女。有一項接客者爲小間使。應家中雜役者爲下女。）聞而出迎。跪開障子。向客行叩拜禮。客人通姓名及略叙來意。下女請客少待。入白主人。主人若有他客在坐。或辰間不便。則辭謝之。約以下次會面之辰刻。若主人請入。則下女復出。向客叩拜請進內。客人始脫鞋或屐於玄關。（日本屋內全架木板。列席故著鞋不便。）留幘赤足而入。主客相見各跪下行叩首禮。略道寒暄而後及他。主人有以茶餅饗客。歸辰或包餅而贈之。客不敢不受。恐失禮也。客去時主人及下女轉送之出門。相對行叩拜禮。然後別。日本接客房於寒天常置一爐。客主圍坐對話。余憶在東時。余曾入某議員室。公因有事別往。某夫人邀余入坐。圍爐對話。如家人姊弟一般。傍有一譯員。一下女。下女則坐稍後。若在此供燃爐之役者。某夫人年僅二十餘。天性溫和。酬接有長者態度。能體悉人意。見我遠來客。未能與某公面晤。遂八內携某公之影相。置之坐傍。且命余少待。以電話招之時。因夜深。某公以事阻。答歸刻太晚。余遂約以下次再會。

余遊日本有一事難耐者。每飯不能飽也。蓋彼國人之食量極少。約我國人之一饌。足以當彼國人一日之食量。其食品則豆腐、芥根、海苔及魚類而已。肉食亦稀少。然烹飪極清淡而精潔。味尚甜甘。惡膏脂。食時雖同坐一席。各別盤分饌而食。快子（箸）亦未嘗混用。日食之餐。以午餐爲最重。常食冷飯冷菜。大抵每日炊飯一次。然日本米滋養質甚富。故雖食少而多壯健之國民者。火車上或停車場。常見有賣飯盒。以杉木板製成一小盒。內貯飯及菜等事。普通搭客可用以充饑。繁華地常有料理屋。卽如我之飯店云者。分爲西洋料理、日本料理、支那料理三種。此外又有麪店。題曰生蕎麥。處處有之。凡行客倦步。卽入蕎麥店休憩。隨意用點心各式。猶支那之茶樓云者。

(傳記) 汗漫遊記

八六

日人洗浴一事。亦日常之必要。全國處處皆有浴室。就東京市一處而言。約隔數十家。則有浴室一所。古時男女同浴。恬之不怪。至近年各浴所始分爲男浴室女浴室。室內造一方池。各有冷熱水喉。隨時可以開用。水之溫度平均華氏七八十度。此方池之外。又造一小方池。亦各具冷熱水。以備隨時淋洗。十歲以上。每浴一次。四仙。童子則半額。然此浴所乃備中流以下之家。及旅居客所用。每晚約五六點以後。一般勞動者羣來洗塵。若中流以上之家。則各設有浴室私用。

至如彼國人之服。飾頗尙華麗。雖下流之家。於出門時。衣服亦甚整潔。其衣制何如。想我人已目擊之矣。無須贅。春秋之頃。多著單衣。夏則白衣。冬則綿衣。穿木屐。著布幘。男子皆剃頭髮。女子俗不穿耳環手鐲。少時則垂髮。綴之以花。長則束髮。開通之男女多用歐裝。然家居時則服用日裝。乃其全體也。

國民性勤敏而儉約。於人羣中常通功易事。男子則擇其男子所能爲之職役。女子則擇其女子所能爲之職役。各執業以營生。無有閑居坐食者。彼國中工場大開。寔業發達。故男子雖多。然能分插以營業。若夫女子則執行輕便之職務。余嘗留意細觀彼國在都市間營業之狀態。幾無一無業之民。且雖至下流如各旅館之下女輩。人家之婢僕乳婦。亦曾受過通常之教育。可以執行本務而自食其力者。噫。國無偷閑放蕩之民。其富強者以此。

吾記及此。而適回憶我國人生活的現狀。夫我南國。豈其土質地力不及日本耶。豈其天然產物不及日本耶。然究之我民之生計。何以若是之窘迫。而日本人之生計。何以若是之發達也。蓋日本於社會上。能通功易事。無有無業之民。而我人則於社會上。無業而坐食者。幾達過半數以上。余嘗見家有一人出當公衙之職。或受商店之聘用。一月薪俸。僅得數十元百元以下。而全家皆不耕不織。

坐而豐衣美食。仰給於一人之勞。又嘗見都市間之雜商店。或些小營業。如造鞋製帽理髮等店。生計蕭條。交易單簡。約櫃面僅一人充其任。亦有餘暇。而全家老少男女。皆聚集於此。以坐分其利。然凡此諸家。猶得謂之有業者也。他若漢學既罷之後。一般之漢學子。既不能爲農爲工。甘受失業。以賦閒者。不知凡幾。何人又於鄉村之間。所謂鄉職耆目。一般人終年無所事事。或結羣以爲村民。擾或唆訟以謀口腹計者。不知幾何人。而此外其流於遊蕩。淪於盜竊者。又無論矣。且吾人無論其遠者難見。舉一家一鄉之範圍內。而觀之。則其有業之人。何其稀少。而無業之人。何其衆多。此不誠經濟上之最大象險哉。雖然。天地之生人也。有智者有愚者。豈必舉天下之人。皆能盡擇業以營生哉。惟望智者能爲愚者支配。質而言之。卽凡有勢力者有資本者。當爲一般社會組織各個營業。使貧民下戶。有收容之地是也。歐美各國及亞東日本國。其人民所以能各執業以謀生者。以其社會上之組織太完備也。歐美則余不得眼見之矣。余姑略述日本社會之組織。彼國有所謂會社組織者。其法有株式會社。合資會社。種種不同。然大抵凡有資本家。各出資金以營各業務。就一商店或一工場之開辦也。可以收容國中數百人以上之人功。其他若銀行也。貯蓄會也。皆可收國民之小儲。以成大儲。合零款以成巨款。日本人民既有投功之場。又有儲錢之庫。不浪度辰日。不虛費餘銀。故人民之生計。由是而發達。若夫我國。能對於社會利益上。發起組織之功業者。何人也。將謂期之於有資本之富戶耶。然我國之富戶。除非是區區爲守錢虜。埋金置田爲保守計。則又是出於自私自利之心。乘人民窘迫之辰。或徭稅到頭之日。出資放債。以收厚息。因此而占人之田產。沒人之家屋。有之。故嘗見一鄉村間。有一巨富之家。則其四圍之民居。皆室如懸磬矣。蓋我國人致富之術如此。而何組織之足云。將謂期之於有勢力之休官耶。然我國之休官。除却安於逸樂。或迫於生計外。其

(傳記) 汗漫遊記

八八

他則多借松菊怡閒之趣。而爲身家自保之謀。方其居官辰。已置數頃田。建一別墅。爲晚年歸耕地。及其懸車後。門以內別占天地。此外不復聞問。間亦有躬蠶桑。栽蔬菜。以自食其力。然對於社會。則無絲毫補益者。夫人尙一日存在於社會上。則一日尙有對於社會之義務。辭官而歸者。特不過解脫其對於政府之職責。非是可以解脫其對於社會之義務也。然此諸公以爲官休之後。則社會上之利益。與我無干涉也。而何組織之足云。由是觀之。我國雖人數若是衆多。而除却政府所組織之範圍外。察之國中人民所組織之功業。已寥寥無見。於一大城廂。而曾不見一本地人工場之設立。於一大省轄。而曾不見一本地人商會之開辦。以社會上若此之情勢。而責彼無藝者。何不擇業以謀生。噫。此何異責沙漠上之人民。曷不播五穀以收豐年之樂也。余觀日本社會上之組織。而深有祝望於我國之有資本有勢力者。

日本民風對於國君之感情。寔最可歎服。常見人家多懸天皇肖像。以表尊崇敬慕之意。觀彼國經二千二百年皇統一系。無改朝篡位之禍者。其國民之高尙爲何如。然其所以致此者。雖由彼國有特別之國民性。然察之亦有兩原因。一則自神武天皇建國之後。明君賢主相繼而出。其民之愛戴者宜也。其後歷代君權下移。而國之權臣相繼秉政。如足利藤原德川等辰代。其辰國民只對於權臣滋生惡感。而對於皇室。則思慕不衰。迨至明治天皇親政而後。則國政維新。一切益國利民之事。無不竭力擴興。國勢由此蒸蒸日上。厚澤深仁。普被黎庶。故國民愛戴天皇之心。至是益爲鞏固。一則因日本立憲之後。國政之責任。由內閣擔負。而天皇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只以恩惠待民。如恩赦拯濟及駕幸各學堂。各公會。行慶禮者。若夫國政之得失。則國民議會。惟內閣是詰問。民不信任政府。則內閣被倒。而天皇無預焉。國內奇傑之人物。欲爭政權者。則只爭內閣之一席。或爭議會之

一席。而國家寶位。曾無有萌覬覦之心。蓋彼國人之心理。以爲天皇乃一國神明之定位。國民惟有奉此最尊嚴之神明。而愛戴之不忘耳。噫。日本既有歷代沿襲之原因。又有近世改新之原因。故雖近辰有許多社會黨員。陰唱共和思想。如幸德秋水派。而日本國民。寔始終能保全其忠君之大義。日本君民之關係。既如此矣。而官民之關係。則何如。日本因國民均受普及之教育。皆知其爲民之義務之人格。故官之對民。頗有平等的待遇。官之在職。如在家然。只日率其吏屬行公務。民有罪。則炤法律上催審或逮捕處之。以當得之罪。否則官自爲官。民自爲民。官不能以無理嚇民。民亦不自卑。巖其人格以事官。或路上相逢。或車中相晤。則官民一體。無從分別。其爲官爲民。至於受賂獻賂之事。則於日本國中。寔絕不一見。因此故。民各樂業安生。非犯法律。則終身官無從干涉。而官民之間。從未有何等之惡感。噫。凡爲民者。而能盡其義務。能重其人格。則官想可以人類平等的待遇。若愚蒙之民。只知畏威。而不知懷德。則待以平等。誠難於統馭。雖然。爲上人者。隨其民性。亦有稍示尊嚴。以俾民易於服從者。然此特不過出於愛民盡職之一念已耳。若夫專恃威權以嚇民。斯其人品愈下矣。

余更略叙日本之冠婚喪祭等禮俗。日本婚禮。最爲簡便。男女年既長成。一女子年二十以上。男年三十以上。一。中家以上。父母爲之擇配。又使其子女相見。要彼此意合而後訂婚。間或有男女自取其姓名。職業。學術。及其居址。其族項。登於新聞紙。男曰求妻。女曰求婚。一日本人無早婚娶者。男必充兵。還而後娶。女必投一種學堂卒業而後嫁。一有意相求者。則先投名帖。寫眞於女家。女於男家。亦以名帖寫眞報之。果兩相當。則男至女家。女父母或兄弟伯叔。出其女與男面會。各告以求配。選耦之意。以禮相接。辭謝而別。次日。男家請一媒人造女家。求成命於其父母。無父母。則求諸兄弟伯

叔。父母或兄弟伯叔爲之定婚。訂親迎日。至日。男人偕父母親戚約數人詣女家。有遣一空車來。以待女。女父母或兄弟伯叔爲之設少許茶酒。以別其女。酒畢。男女行拜謝禮於席前。卽上車俱去。女父母或伯叔兄弟親爲送之。至其家。女至男家。旣入門。卽著新鮮衣服。(此衣服由男家所備置者)隨男家一女伴出。詣各親戚鄰里家。立門外作一揖。揖完卽去。以新婚告也。其交際頗廣者。則於迎婦回家後。擇一酒樓宴會男女家親戚。行結婚披露式。其上流社會。則於未婚之前。登報廣告。謂某君某姬訂於某日在某大神宮行婚禮。在某酒樓設結披露宴云云。屆辰男女各往神宮行禮。遂請賓朋在酒樓歡宴而散。

死葬之俗。每一鄉村必有一公共墓地。地分三等。一二等以待上流中流人家。三等以待下流人家。一二等須納錢於政府。三等地免其錢。每一族人區爲一塚。死卽速葬。有神式佛式二種。神式是尸葬。與我國同。然日本之棺用方式。死尸坐殮於棺內。取其短而小。不費墓地者。佛式是火葬。在各地均有火葬所。用火燒死尸。然後以其灰葬。必深藏。樹石於墓上。曰某人氏之墓。或某家累世先祖之墓。永不更改。葬之日。親戚故舊皆立候於死者之門前。或於途間。棺出。則送之至墓。不哭泣。不笑語。靜肅如銜枚。然以表哀悼。貴人乘車。著冠服。佩徽章。示敬重死者之意。賤人步行。亦著新整衣服。示不敢慢。然皆慘淡不出聲。旣至墓。則以次環立於墓傍。如陪侍然。葬畢。則又以次排立於墓前。作揖拜禮。喪主答揖。遂於墓前散無一至喪家者。彼蓋不欲煩累喪家也。其用心惻怛如此。至於孝子之報孝。則父或母死。其子登於新聞紙。曰。姓某某。爲其親生父或母之喪。請修孝事。願出金若干。千或百或十。爲某會社。一或銀行商局輪船火車等會社。一之公共產。以爲我父或母之紀念物。夫爲其妻妻爲其夫。或兄弟之報孝亦然。夫日本之報孝如此。余記載家也。未敢下一斷語。曰。是之與

否。然回視之我國。因父母之死。以孝爲名。殺牛羊。致賓客。請鄉族。吹簫擊鼓。終日喧闐。假死爲樂。則彼何其簡。而我何其繁也。且尤有最傷心者。我國務賓朋酬奉之美觀。而或至因此傾家蕩產。舉死者生辰所儲之血汗。盡供他人口腹之適。此而謂之孝。烏見其可。此而謂之盡禮。烏見其可。

祭祀一事。日俗在家亦有祀先祖。仍不設祠堂置祀器。如我國俗者。於先人之忌日。以紙書祖先或父母名號。設主於座。奉以香燈生花。此外更無一物。街市及鄉村。處處均有神社及佛寺。行人來往。凡過其處者。叩門前之鐘。拜手數次。投錢於案外所設之木櫃中而去。至祭日。聚人參拜。凡神社之附近。每到祭日。則人民多將商品陳設貿易。晚食後。空氣清涼。遊人四集。紅男綠女。到處招邀。因之名爲緣日。緣日者夜市也。各繁華街市。常輪流開市。蓋因拜神之日。而寓經濟之義。察之彼國。雖重神教。事神之道。無異於我國。然除香花一物。絕無有奉牲粢以謀飲食之計。並絕無以冥器金銀等具燒化。以浪費有用之財者。要而言之。日本與我國爲亞東同文之國。則風俗亦不外乎濡染漢學之禮教。然彼國一自維新而後。非惟國家政治上之改良。而社會上之風俗。亦因之而整頓。其最可欽慕者。則同國之人。相親相愛。官無貪蠹之風。民無懶惰之性。交際出於公德。毀譽不尙虛名。以至冠昏喪祭之儀。往來酬酢之節。一一皆從簡約。省減無益之費。以儲有用之財。其他各會社也。則合力而經營。各公團也。則同心而結合。上下一致。舉國同風。至今從表面觀。則依然有比屋可封。外戶不閉之光景。噫。非風俗之純美。曷克致此。回視我國今日之風俗。何如也。蕞爾一小國。而南北之情意不洽。官民之軫域太多。借文明之假面。以掃蕩禮教。尙競爭之小智。以破壞團體。其他冠昏之禮。出財幣以沽虛名。喪祭之儀。重酒肉而圖口腹。噫。風俗之敗劣如此。而何怪乎民德不因之日下。生計不因之日蹙耶。我國人乎。請一觀日本風俗。而發起其比較心者。

(傳記) 汗漫遊記

九二

### 第七章 經東海道線返滬

余自舊曆十二月二十七日由香港出發。約十餘日抵日都東京。旅此數十餘日。其辰西曆爲何月。日至今余莫之記憶。只憶渡一元且節於海上。及離日本東京。則爲新曆之一千九百零十年。而舊曆二月初四日也。江山信美。非吾土。南北東西自在身。於辰余決意以中國北京爲余所赴之目的地。然旅東辰以某名人爲東道主。未離東之前一日。余再赴某宅道行期。某示余書一封。則爲在外之同鄉人某所寄者。(余等在外嘗呼同國人爲同鄉人)書云。

焦斗旅次如晤。君在港辰。僕不能面晤爲歉。知此行必備嘗苦况。抑亦遠遊人所當有事。吾輩不以此介意。日者接某公來信。備述一切。敬奉銀二百元。少壯行色。日昨已由銀行滙送。交某公代領轉奉。祈接款後。收拾行李。卽速離東返華爲妥。吾儕心知面晤當有日也。此祝旅安。餘不必。某某奉

余接此書後。並某公交余日銀二百元。斯辰余之行費。可無須向外界交涉。仍所謂某某者。亦余生平未嘗識面聞名之一人。余幾疑某公欲贈余行。而且虛構其事以安余心也。辭某公出。歸寓完結一切。以次早由東京出發。

自東京新橋停車場乘電車行約一點鐘到橫濱。橫濱者爲日本第一繁華商港。船舶如織。商店林立。凡行客離日京者。多由此港搭船。然余欲乘車陸行。一繞東海道線。以流覽彼國鐵路沿線之風景。由橫濱搭車。經過國府津。入許多隧道。左方望見箱根山。箱根爲日本避暑名勝。余未能足履其地。頗爲遺憾。一箱根在蘆湖之南。爲東海道險要之區。昔辰建關隘於此。景色清秀。爲避暑勝地。聞土人多築旅館涼亭。建築華麗。夏辰西洋人及日本富豪名人多來避暑云。經過箱根山頃刻間。

卽見富士山矗立其傍。山高凡三千七百七十八尺。爲三島之最高山嶺。嶺上四辰積雪。望之如扇柄倒懸。風景絕佳。日人常以之自豪者。由此到靜岡濱松各大市。而入名古屋。名古屋爲京都之第二都會。工商業旺盛。其城現爲離宮。再經岐阜。右眺琵琶湖風景。湖在西京之東。古稱淡海。東西四十里。南北百十六里。爲日本第一之大湖。湖中多島嶼。沿岸饒有天然佳致。繼達京都。京都者西京也。明治以前千餘年。建都於此。歷代帝王宮殿陵寢所在地。街道整潔。民居稠密。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尙存。比之中國之金陵。有過之無不及。火車由此。炤一直線南行。便到大阪。大阪爲日本第二都會。商業交通之要區。貿易甚盛。又車行約一點鐘。便達日本第二繁華商港之神戶市。計自東京至此。凡三百七十六里。經雪天初霽。一路青山盡白頭。余於車窗外望。每日光乍現。則與深林茂草之雪堆。炤射。宛若玻璃片。片。暉映地面上。望之殊足玩目。是日晚。車抵神戶。余卽入宿於田中旅館。少憩一日。館建築從洋式。室內陳設頗華麗。招呼亦甚妥洽。到此有賓至如歸之樂。翌日。余遊行各街。以觀全市之風景。此地商賣亞於橫濱。而元町榮町爲鬧熱之中心點。附近有諏訪山。山上有公園。紆迴曲折。拾級而上。危坐公園中之小亭。可以俯瞰全市及埠頭景象。此行余復與一華友結伴。華友東學卒業歸國。余纔於日昨火車上結識也。某善於彈琴。性亦豪逸。歸棧後。某與余小酌傾談。更約來滬後偕余北上。斯辰余更藉某爲前路之向导。軍矣。翌後日。由神戶三之宮驛。乘車經過須磨。舞子海岸。山陰。海浪氣象萬千。又經明石。姬路等處。而達岡山。復經福山。廣島等市。而到下關。凡行三百二十九哩餘。由此乘鐵路院所屬之汽船過海。約十五分鐘。而達九州之門司。復由門司乘車。過鳥栖。博多。早岐等市。而到長崎。凡百六十五哩餘。自神戶到長崎。經一日路程。由此轉乘汽船。二晝夜而達上海。

(傳記) 汗漫遊記

(未完)

(文苑) 今文詩選

● 文苑 今文詩選

▲▲ 雲亭楊宮保謝恩表

〔啓定四年五月日〕

臣楊琳稽首頓首謹 奏 云云 臣詣 闕瞻 覲大臣引見之次伏蒙

皇上垂情顧問憐衰免拜 命坐 賜茶山野之臣待以巖廊之禮堂簾之分視同父子之親積廿

年遠夢於江湖幸一日沾榮於 殿陛祇受 恩寵感念不覺泣下 臣 退留 京寓恭俟

興國慶念節隨班趨拜適值 殿試貢士傳臚之日 臣 嫡孫紹祥欽蒙 敕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

稠疊 恩榮不勝感激謹奉表陳 謝者伏以瓊林洒雨榮開殿歲之寒花雛羽翻風驚起深秋之

病鶴夢想既非所及感涕不知所云伏念 臣 猥以北方疎逖之臣忝窃 熙朝簪履之舊祖孫三世

鄒魯一經適當寰海之新潮空守儒書之舊派浮文何補恐終負 國朝陶造之深恩花樣不同難

自立今日文明之世界無以教子敢曰貽孫乃紹祥童子何知末學鮮識弱鱗怯浪榜名已外於孫

山珠網羅淵特格又升於司馬 臣 先兄南宮射策回頭餘五十年 臣 衰老北地歸休暮齒今七十歲

籜孫得雨忽成出地之姿絲鬢如霜及此朝 天之日誠愚福而蠢壽賴日炤而月臨舊學文章

此爲結菓殘年枯朽尙有新枝聽 金殿之傳臚 天子寔兼座主向 玉階而拜表老臣替作

門生稽首闕庭 君父之厚恩至此銘心天地桑榆之暮景謂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運啓 重熙 道光 列聖帝王躬曾閔之行 孝奉 兩宮教育兼父師之親

恩覃多士高明

聖學保存數千年古國之菁葩 制策天言包括五大洲今世之現象驥野幸無

棄馬。乾爻利見飛龍。帝澤無私。鴻造兼收於南北。臣家有幸。駢童不捨於山川。身處林泉。曷酬雨露。臣惟有始終一節。尊戴片心。奉皇上之加惠。北人歸以感動其州里。述朝廷之不忘故老。日以訓飭其子孫。求乎爲子爲臣。勉以惟忠惟孝。庶幾夙夜無忝生成。臣縱生存。飛夢尙縈於雙闕。老如死去。啣恩不昧於九原。臣下情云云。

讀鴻臚阮對策篇書此以贈（王子膺軒）

亞東遊跡遍征鴻。又博歐書美史中。報國文章伸北闕。識辰英傑播南風。無心奪錦驕聲價。有意揮毫激隱衷。共仰花爭沐。帝恩隆。造成春世代。草

◎世界之部

▲凡爾賽宮之對德簽字大會誌詳

七月五日。巴黎通信社來稿云。世界大戰已於二十八日對德議和簽字時於形式上完全結束。和平二字已宣現於歐人之眼簾。此次和會對於世界各小民族各重要問題之處理。是否適當。姑不具論。惟其得到此境亦大不易。在歷史究爲空前之舉動。記者於前期稿中已略論形勢。今再就簽字事實就所知者彙而述之。以饗國人。吾國係唯一之拒絕簽字者。記者亦未到會場。恕不盡情實寫。至關於吾國不簽字問題及和會與遠東本社另有特刊。茲不再述。

（辰談） 世界之部



讀對策篇書贈作者 槃城阮思齊

求言 帝典重臨軒。用世文章此一篇。獻策分明同畫地。應辰容易豈談天。人心世道存公是。國計邦交策兩全。讀罷聲聲齊百和。採裁端望 聖明權。

六月二十三日。德國代表團致書於和平會議。允許簽字。於是和會遂積極籌備簽字大會。並決在二十八日舉行。當時關於對德各問題。和會均計日辦理。凡爾賽宮雖已經過交約大會。但此次尙須再加鋪張。一切陳設多係特製。即如一地氈之微。亦值數萬佛郎。其他開會及慶祝之籌備。徹日徹夜。全巴黎皆在狂熱之中。法人與德簽字必在凡爾賽宮。自是不忘五年舊怨。法政府在凡爾賽會場中。特設五席。專以供議院中曾經參與威廉第一之凡爾賽會之老議員五人參觀。其決意即可想見。然凡爾賽宮除四十八年前一千八百七十年之城下盟外。一百三十六年前一千七百八十三年。曾經在此承認北美合衆國之獨立。三十年前一千

## (辰談) 世界之部

八百八十九年加爾羅之百年紀念。二十三年前。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爲法俄極盛時代。俄皇尼古拉氏來法聯好在宮開會。可見其在歷史上。國際間有最大之歷史。今日更加以此番之會合。今後之價值更可想見。至其宮殿之宏麗壯美。則猶其餘事也。

簽字之席與其筆亦有其可紀之來歷。席爲一馬口鐵式之華麗長棹。係路易十五時式。凡此宮歷史上之盛跡。皆與此棹有相聯關係。是日則盛飾紅絨棹氈。上舖櫻花紙。紙上則全約在焉。外置一華麗之水盒。簽字之筆則爲亞爾薩斯羅倫兩省所贈。筆蓋係紅銅鍍金。一端鑄一古劍形一端則係金筆頭。中間鑄兩寶星。一爲全裝之法兵。一爲亞羅之大鐘塔。二十八日二時十分。和平會議主席法總理格勒蒙梭氏。先至會場。時除在場值役人員外。僅有由戰地新回親視簽字之法國傷兵。格氏即前與彼等握手談話。慰藉甚至。又謂君等爲國良苦。惟今日則君等報酬之時已至。親臨參觀。聊足相償。言畢傷兵等即歸位坐候。外交總長比松氏亦至。比氏入場。即與已到新聞記者晤談握手。十五分。福煦元帥霞飛將軍等相繼至。總秘書已將和約置簽字棹上。約係用紅絲繩纏裹。在各代表席之兩側。則爲來賓及新聞記者席。位次略低。坐處亦舖細軟美麗之紅絨氈。觀客雖衆。但分別頗嚴。計分四種。第一種能在場內參觀。第二種在場外階廊下觀看。第三種可院中觀望往來。第四種則在左右客廳上俯視。觀客入門。有守導者照入場券上所書種類引入安置。故秩序井然。人雖衆多亦無紛沓之弊。場內觀客前數座。係由會中出帖所請。除耄耋議員外。卽爲威總統及各代表夫人。至二時半以後。各代表已紛臨場。座席皆滿。至三時還有秘書入內報告。謂德代表到一時。各代表均停止譚

## 九六

話場內寂然無聲。目光均注視門際。頃之見德代表二人緩行而入。二人瘦而長。無甚精神。將行至案。舉目四望。然後徐徐坐下。其坐在各代表席之左隅。上鄰日本代表。下卽烏拉乖。坐定。主席格勒蒙梭氏起立報告開會。畧謂和平會議議長今用筆證明和平之實現。今日所簽之約。卽和會前日交給總代表中有二百條例之約。煩貴代表等卽簽字其上。此約簽字以後。卽無所變更。且今後簽約國全體皆當忠心竭力。盡到其應盡之責任。此時余敢請德代表卽時簽字。言畢。譯者大聲譯作英語。又小聲向德代表譯作德語。德代表聽至盡忠實行數語。卽低頭微喟。譯畢。德代表卽起立。徐徐經過會場前面。行至簽字席前。更有和會秘書多人尾隨。其後代表補勒氏先執鵝毛式筆。急書己名。書畢。卽將筆交與代表比勒博士。比勒博士接筆速書二大字。德代表簽字畢。遂由美國代表威爾遜總統簽字。次爲英。再次爲法意等。此時四坐微語漸起。觀客亦極注意。各夫人均起立於座上站觀。至三鐘五十五分。爲最末代表烏拉乖簽字。於是全體簽字。遂完畢。在和約中自二百一十四頁威總統簽字起。至二百二十三頁德代表簽字。止。惟二百一十九頁中之頭兩項。獨缺者。非他。卽吾國與會所留之紀念也。主席格勒蒙梭復起致詞。謂諸君今簽字已畢。協約與同盟均簽字其上矣。請各歸位。讓德代表出。蓋其時秩序稍亂也。德代表遂急行出。各代表均目逆送之。頃各代表亦相繼退位。先後出門。擁擠而去。格勒蒙梭得喬治及威總統則行至花園土台站望人衆。略散。乃入一室密譚。直至六時始散。威總統遂於出宮後返美矣。簽字之時。宮外鳴砲一百零一響。三首領出宮門時。羣衆圍繞歡呼。幾不能前進。

德代表補勒氏係內閣之外交部長。比勒氏係郵傳部長。初時同來者尚有定有閣員二人。繼後均不願來。補勒北勒皆當日由德來法。當晚即歸。彼等於簽字後。尚有一宣言謂吾人已經簽字簽約之後。惟有定行。德人今後當盡力履行此條約。但吾人相信協約若覺察吾人在勢不能定行者。對於其自身權利。亦必有所減輕。吾人更希望協約對於裁判德皇及高級軍官一事。不至再行提及。現時對各國近狀。外間有誤會者。共和政府寔未向波蘭進攻。且正在竭力預備。以達到能加入萬國聯盟云。

**是約附帶簽字**。定者尚有波蘭承認約。及關於來因河左岸英法美德簽字之各條款。簽字和約之發。各報於記載之餘。尚無激烈對之論調。多歌頌平成之功。蓋鉅創之餘。不暇抉擇。亦人情之常。社會黨報則仍持不滿意之論調。此約雖成。但俄國及匈牙利尚受攻擊。弱小國家及民族多被欺凌。尚不得謂為世界全體所滿意之和約也。

### ▲美人倡設自由國同盟會

八月二十八日。中美新聞社紐約通信云。此間報館記者與新聞家及國際學者約五十餘人。組織一自由國同盟會。其宗旨係促進美國在大戰中所執持之自由民治政策。並扶助國際同盟會之成立。及其目的之定行。茲將該會於本年七月八日開會議決之案錄下。(此案通過後經備函鈔送威爾遜總統及參議院)『決議案』本會會員決議請本國公民。要求參議院批准對德和約。連國際同盟約章在內。不必另立保留條件。如此可使世界秩序及進步所急需之和平。可立即恢復。廢除許多引起此次大戰之國際的不公道。并造成一修正其餘許多不公道之機關。以謀將來國際上之公平往來。惟於批准對德和約及國際同盟約章之

(辰談) 世界之部

時須附頒一宣言。書說明美國在國際同盟支配下之目的。(一)膠州及德人在山東之權利。應立即歸還中國。(二)和約或同盟約章中任何條件。均不得解釋為可許國際同盟干涉國內革命。或可以阻止邊界線之公平劃正。為關涉於人民之幸福及利益所要求者。(三)德國新共和國。一經誠信履行和約條件時。即須許其加入國際同盟之行政院。俄國設立鞏固政府後。亦即許其加入。並許德俄兩國於一切經濟交易。得有完全均等之參加。以免復返於以前之均勢計劃與經濟特權及戰爭。(四)各國軍備須逐步減少。(五)應以全力傾注於國際同盟之組織及實施。務使其性質多民治的。其手續多法律的。而少外交的。『說明書』對德和約應批准之理由。(一)消滅以武力締結之布加來斯脫及勃來斯德黎多司脫條約。(二)恢復阿爾薩斯勞倫兩州於法國。(三)恢復五十五年前丹麥被奪之省分。(四)波蘭恢復自由。(五)捷克斯拉夫族得獨立。(六)承認塞爾維。克路脫。斯勞文。諸族之復合。(七)預植俄國人民自由之基。(八)西西利亞。休來斯威。比德邊界。沙河流域。諸問題。均得由當地人民自決。(九)戰時被攻各國人民所受損害。得相當之賠償。(十)國際同盟行政機關中。許各民治國之立法機關代表參列。(十一)採用進步公平之國際勞動標準。(十二)許各國互相自由交通經商。其陸地封鎖之國。亦得通海之權。(十三)保證各代管國對於被管人民。須竭力注意其幸福發展。並得享商業上之均等機會。(十四)規定減少各國軍備。(十五)設置一國際機關。從事消滅不公道之事。或戰爭之原因。如日本之佔據山東等皆是。(十六)禁止任何國以武力強侵他國。如有屈抑須經同盟會調查解決。(十七)規定以後任何國如有危害國際和平之

(長談) 世界之部

九八

舉動者。由各國聯合責懲之。(十八)規定即使國際同盟會已公決一致對任何國宣戰而美國之出兵。仍須專待國會決定。(十九)允許早日承認德國加入同盟。并許一切國入會。(二十)同盟約章中設有一種支配國際關係之工具。極適合而能伸縮。於將來國際。大有裨益。**和約**若有一國反對。即足破壞此**和約**。使和會前功盡棄。或則使美國不得參加。凡主張保留條件者。大都以毀壞同盟約章為主的。不知約章雖未能盡善。亦不為惡。與其毀之不如保存之。使已成之功不虧。而再從事改良。此自由國家同盟會之目的。而以全力求達之者也。『附頒說明宣言之理由』。自由國家同盟會為持自由民主主義。而深信國際間之新秩序者。故亦擁護美國在戰時休戰時及議和時所持之某種主義。此種主義有已經採用者。有於**和約**及同盟約章草案中所被推翻者。本會今與全世界自由團體一致要求依照美國主義修改此等草案。本會深信同盟約章。確足代表一九一四年後國際事情之一大進步。倘拒絕之。是使世界復退化。而不克保將來再有優點。及此一半之**公約**發現。然則欲保存**和約**與約章中已有之優點。同時加以改良。使與吾人之宣言不背。其道何由。曰是全在吾參議院。祇須於批准之時。附一決議案。說明美國在同盟約章下之直接目的。若能如此。則吾美之反對**和約**者。將一變而為贊助。茲將應說明之目的列舉如下。

(一)以山東權利讓許德國。本違反白決主義。德以武力得之。今又以秘密條約之故。承認移讓於日本。此項密約。誠如威爾遜總統所謂在和議中不應有立足地者。吾人曾得日本專使之口頭保證。山東將歸還中國。然和約之規定。則適得其反。今我參議院如承認和約。應附一明白宣言。山東應立即歸還中國。吾人應以此為先例。為將來接續取消歐洲各國

在華勢力範圍之張本。(二)吾人所擁護之最大主義。為民族自決權。即任何民族不應受違反其自己意志之處置。或使之處於外人羈絆之下。中歐種族複雜。人民願望不一。其問題非此次和會所能解決。然須開一解決之門路。和約中之第十款及和約與同盟約章之他款。論者謂其於民族疆界問題。依然苟且不決。且使美國不能不承認此等。非出於當地民族自願之疆界。故吾參議院於承認和約之決議案時。不能不另有說明。否則將使誤解以為美國對於此等條款。並不視為有禁止民族革命之權。或以有秩序的方法改正疆界之權之意味也。(三)俄德之被排除於同盟之外。吾人視為世界和平有危險。且足使均勢之策復活。凡國家之政體與同盟會中各國之政體不同。因而不許其加入。吾人以為不合。應請參議院於決議案中。聲明應將德俄兩國迅速加入同盟會之代表團。及行政院。並使得完全均等。參列於一切經濟往來。(四)同盟約章規定將來逐步減少軍備。德國已被**和約**條件強迫解除軍備。吾人應切實保證吾美與聯合各國之軍備。亦早日減少。(五)**和約**之中尚有關於民政及經濟各點。與休戰條件中之主旨相衝突者。惟欲將其修改。以為吾美承認**和約**之條件。則恐毀壞同盟約章。惟此等諸點。將來同盟倘能逐漸生長。得各進步國之民治力量之扶助。則亦可以解決。此吾人所信也。若承認**和約**。而不附以聲明。將使吾美人之地位與德人之默認勃來斯德立多斯克條約而不抗爭者相同。若承認**和約**。而僅附以關於國家自己利益之保留條件。則與吾人之宣言不符。故惟有承認**和約**。而附以與吾美人所發表之主義相同之宣言。庶幾吾人對於應解決之大問題。自立於正當之地也。

## ● 國內之部

越南人之海船事業。——白泰公司平準船落水之紀念——去年沙露全權大人已爲我東洋組織商船隊。原爲擴張我國之商業起見。然此則屬於保護政府有勢力之組織。其成效者固也。至若以我南商民而謀海上運載之事業。則向來未嘗一見。有之者惟啓定四年閏七月十四日。海防白泰機器廠所落水之平準船始。聞之白泰公司之製造此船也。非是白泰機器廠之第一次的創造也。然海運事業。則以此船始。白泰公司現有船二十五艘。都是航行江內。其起手自製者。則千九百十四年製一艘。船名丁先皇。載重一百噸。航行於宣光。檳坡。千九百十六年製一艘。船名嘉隆。載重二百噸。航行於南定。海防。今之平準船。則載重六百噸。預擬航往外國。如香港。廣東等處者。是吾儕欲賀此空前之製造事業。則須知製造事業。出於誰人之手。據公司所陳述。則此船全由我越南人之手製成之者也。製造廠之督工爲阮文福君。君不曾遊歐留學。又不曾領受何等卒業文憑。爲白泰機器廠之督工。船之圖樣。自己畫之。船內之各部。自己督工人製成之。而工人者。又全是安南工匠也。方其始。廠中亦有僱用華工。然彼華人。以爲我南人無製造之能手。故相率停工。求增工價。蓋彼等慣用抵制的手段。欲挾此以扼我南人也。然白泰機器廠具有勇敢冒險之氣。方華人罷工之辰。且加以歐洲戰爭。百物騰貴。而進行之志未嘗少餒。乃辭斥華工。廠內一切均僱用南工製造。方其始也。吾儕聞白泰公司有造海船之創舉。頗岌岌自危。曰。以不遊歐不卒業之製造家。督此本國生匠起辦。未曾經驗之海業。一旦船落水後。而有偏斜之光景。不幾令人失望乎。噫。我局外人誠多事過慮。若夫機器廠中人。則夙具製造之才。視之本泰然也。匠心經營。經辰月而製就。及其落水儼然一海船也。是日西南官商各界來預禮。觀者如堵。船既下水。沿岸觀者同拍掌致賀。歸辰有人云。不由

(長談) 國內之部

一百

學堂卒業而寔行者。方謂之聰明的民族。此語也。吾儕亦可以自慰。請述之以贈伊廠督工阮文福君。雖然。吾儕國民豈敢以聰明自命哉。吾儕於幼稚學步之辰。只從模仿的製造。今進得一步。應慶得一步耳。本誌對策篇阮君伯卓有建言立廠營業從模仿的製造之一語。其初讀者多謂阮君之言爲行不著。雖然。吾觀之模仿的製造。而猶可試驗於船業。則其他可知矣。吾儕又聞白泰公司將預備擴張這造船廠。以求南國船業之進步。吾深望白泰公司之興旺。并深望我國各商會。繼此以起。辨通商事業。俾我民族得順競爭之風潮。以競進於商海。則南國經濟之前途。欣幸爲何如也。夫平準云者。乃大司農之屬官。卽所謂平準令丞是也。平準之職。以均天下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糴之。平賦以相準。調和其有無之謂也。今白泰公司。以平準名其船。亦取此義。蓋我國人從前無海船。今始創辦。則斯船者。卽我國私商之第一任平準官也。今日之日海船如織。此六百噸之船量。自世界各國視之。無關輕重。然以我南人視之。誠至貴至寶之物也。吾於是歡迎平準。吾於是敬賀白泰公司。吾又深望於我國之各商會。各資本團。其繼此以起。

▲欲爭商權者當如何？——近日抵制北貨之風潮。遍於南國。其起始也。在南圻之西貢提岸。繼而北圻之河內海防。其終也。彌蔓於全國各省。此等舉動。其目的何在耶。雖有指爲由華僑人李善音譯之一書辱罵我人。或由客商不知招待我人之故。然此特其末耳。要之不外爭商理財之問題耳。雖然。凡一國之民。欲爭商理財者。則當何如。豈以抵制之舉動爲了事乎。此而謂之爲爭商理財乎。想我人宜熟思之也。平情論之。商業本自由也。無論何民族何項人。未嘗被限禁使不得營商之自由。無論何政府未嘗不保護本地人民。贊助本地人民。期彼等商業之發達。又無論何國家。除非絕交作戰之日。未嘗嚴禁其他之一國人民。不能於此國土上營商業者。然則商買者。乃世界廣闊之途。

其能競進爭先。佔得優勝之位置者。在乎人民之能力已耳。我南向來商場之位置。已被華人占先。著自受大法保護之後。近十年來。國家曾設法爲我民振興商業。蓋政府之意。亦以爲吾寧使本地人占商場之優勢。以豐裕財源。厚培國脉。則寔爲政府之利。若夫僑商客戶。特不過暫時寄寓。剝其利以外輸耳。客商營商之興旺與否。發達與否。對於居留地之政府。無何等關係也。雖然政府能幫助本地人。而所幫助之場合。亦不能逾出法律之外。寬出入之稅。開交通之途。及保護獎勵其營業。此政府幫助之道也。至於自謀生活。則其責在本地人民耳。我民幾年來。因商戰之風潮所擊刺。亦已回頭醒悟。知利權之不可外溢。財政之要先擴充。蓋今日之日。亦我民失東隅而收桑榆之日也。然我民宜自返其內力。何如。寔行何如。以求將來之成功。毋徒出五分鐘之熱度。而究之無濟於事。以取侮於他人也。今舉國之人。奔走若狂。名爲抵制者。亦不過以爭商爲結局。然爭之之道。何如。出市場而爭之者。屬於何項人。試問我同胞。其曾解決之否。欲爭商者。則彼有一大商店。我必有一大商店。以對待之。彼有一大公司。我必有一大公司。以對待之。彼有一大機器廠。我必有一大機器廠。以對待之。我有收買土貨之能力。有輸售外國之能力。於是凡我國民。有何項物產出賣時。若受外商之脅制。則我商家。自担任而消售之。彼我有同等之勢力。所恃賴者。我國民與國民交易。則其發達之途。甚敏速。而戰勝彼僑商矣。此所謂有能爭之利器。然後可言爭也。爭商者。猶爭戰也。彼以長槍大劍。而我以空手呼號。此而謂之戰勝人。恐非其道。故今日請我國人。勿驟言爭。只先預備其爭之利器。利器者何。大公司。大商店。大機器廠之謂也。然今日言預備爭商之利器。則屬於何項之人物耶。豈在呼號之報館家。能爲功耶。豈在遊街之學生。能爲功耶。辦得此事業。除非有資本人。不可。除非有寔行家。不可。然則今日欲解決爭商之問題者。惟注望在資本家與寔行家而已。吾人切

(辰談) 國內之部

望我國之資本家。宜捐棄其相疑相忌之心。而合股以營業。吾人又尤切望我國之寔行家。宜捐棄其自私自利之念。而竭力以經營。始而小焉。繼而大焉。又繼而澎漲焉。斯時也。才足以占商市之壟斷。勢足以執商場之牛耳。竊想客商於此。亦退舍而避。拜風而從。不必言抵制。而自有天然之抵制在也。我國人乎。若無爭商之念。則已。若有爭商之熱心。則請暫時無須言抵制。只從事於切寔事業。今以記者私意。竊擬則吾國之切寔事業如左。製糖業。使我國糖產有消售處。茶桂二項。如何擇地而出售。繅絲業。織造業。如何可以代北貨之錦緞綢帛等項。穀米之輸出。如何可由我人之手。而直載於外國。與夫磁器。食品。用品。及土貨各項。如何可以供給我國人之用。而消售不停滯者。欲辦此各業。必有公司。非一人之力所能就。請我國人先擇其有可寔行之人。足以恃靠。於是各擇一業。合股以開辦。就合股之資本家而論。除十分熱心。自願出股者。無論若我國中之各富戶。凡在家資五千元以上。或每月工金在七十元以上者。當出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以合股本。使人人皆存此念。豈患無資本乎。至於南北聯合之道。則北方宜以其人工贊助南方。南方宜以其資本贊助北方。相資爲用。且宜鼓動全國。立一安南人之銀行。俾商業家有所把握。此蓋就商場之權利。解決其根本也。至於零沽雜貨。飯館酒樓事業。則屬個人營業的性質。我國人或外國人開辦可也。豈我全體之爭必在此乎。他若我國民方面。欲贊助本國人之商業。而不失自己之利權者。則宜常存一念。牢記於心。曰。凡本國人必先與本國人貿易。然貿易之道。欲保其公平。則當假定一章程如左。何物有我國土貨。或可以土貨代用者。必須用土貨。無土貨及無可代用。而必要者。不妨用外貨。